

塘河上的光和影

■黄选坚

水在灯光下像油一样丝滑，顺着船舷向沿岸堤坝扩散，一道道水纹闪着迷离的光点。射灯、彩灯、电光、投影的光，被巧妙地设计了，不知从何处而来，像无数支彩笔，轻点细雨，带着水雾飞扬起来，渲染了天空，让我邂逅一场水的梦境和一幅光的画卷。

挂着纱灯的小船轻悄悄地行驶，水浪轻拍着船头，就如时光溯流而上的声响。一部东瓯史，半部在塘河，我半开了舷窗，要用手去掬一把历史，却只能触碰到密密的细雨。谢康乐说，溟色苍茫湖水水平，孤蒲战雨暮寒生。暮色昏黄，一棹独行，一身华服仆从簇拥的永嘉太守都感受到了夜雨的寒意，更不用说独坐舟尾在马达轰鸣中的我了。谢公之寒意或许来自永嘉之北的思念，生命中的困顿；我的寒意却来自于俯首塘河，历史流过的苍茫，那巨大的孤独感如一面水幕凭空而来，包围住了我。

在岸上观望的人永远不会有身临

其境的感受，只有当身处塘河之上，随波逐流，在光和影的交错中，才能触摸到塘河千年变迁的沧桑。此时，正置于我头顶上的小音箱有音乐响起，从马达声中突围而出，接着便传来浑厚舒缓的男中音，对一条塘河和一个城市的解说渐次展开。故事被安排在一座座桥的后面，船从一座座桥下的石洞穿过，如穿梭时空隧道，一截时空串连着一截时空。在拱瑞山，我看到孔雀开屏般的绚丽，映照着一段浓墨重彩的历史，在河中央诉说疏浚塘河的智慧；在明镜公园前，我又看到塘河从逼仄走向宽阔，清波荡漾，远岸笼烟，有了江河的气象。远处射来的光束在湖面上幻化，生成无数时代的强音，光的色彩，舞的剪影，用现代元素组成宏大的视觉场景。当音乐由开始的轻缓走向激越，我已经彻底从孤独中走了出来，感觉自己就如同塘河里的一滴水，在历史中是如此渺小，我们所能做的，仅仅是和所有的水滴汇合一起，成为一条河，流过一座属于自己的桥。

桥是河的另一部分。古桥和塘河早已融为一体，半月形的桥上是千年的人间烟火，想起歌曲《胡广生》里一句歌词，“桥上走的那一句，我没到你别起韵”，于是当船经过时，我看到了桥上的悲欢离合开始上演，那个撑着红纸伞的女孩一如我的想象，她或者是去往外婆家，或者是经过求学之路，在桥上天天与她相见的年轻人总是决然地离开，去寻找他自己以为的理想。光影从树影间隙漏下，映着斑驳的石阶，榕树下依依相送，古埠旁黯然离别，所有的故事都可以拍成连续剧，在时光里留下一声叹息。桥下面却不动声色，河水缓行，荣辱不惊，历史让水拥着，然后揉碎，沉入河底，成为淤泥，随意一堆积，就有一座拱瑞山。

初春的雨丝还在缠绵，我在水声里前进，又在水声外默默感悟。看古桥、古埠、古榕倒映着，万家灯火也倒映着，这是塘河上最美的风景，也是被塘河收藏在心底的最初倩影。

入学堂

■金春妙

我第一次去学堂，是因为家中没人照看孩子。我和弟弟相差只一岁，父母又要劳作又要照顾我们两个，手忙脚乱。她曾将我们托付给脑子缺根筋的村头憨大姐照顾。憨大姐有许多异想天开的创举，比如给我们拍照。她用手指搭成取景框，指挥我们傻笑，咔嚓一声按下快门，照相过程结束。憨大姐早已忘了我们的存在，沉浸在自己的照片制作中——画一些无外乎头像圆饼、脚像细丝的图像，有时还添上两根傻傻的冲天辫。我不小心一头栽进河里，憨大姐竟毫无察觉。幸得邻居发现，捞我上岸捡回一条小命，母亲这才想起要找一个靠谱的地方安置我。

那一年我大概五岁，我跟着四堂姐去了小镇唯一的学校。我有四个堂姐，她们是我大伯二伯的女儿，我跟四堂姐只差一岁，她的性格像男孩子，大大咧咧，好像对这个世界无所畏惧。她雄赳赳气昂昂带着我这个小跟班迈入学堂。我依稀记得学校分成两部分，南北相向，我去的校区是分部，坐落在千年古寺内，里面有一口很大的井，这口井有很多骇人听闻的传说。一个老校工站在学校的一口大钟前，叮叮当当敲响上课的铃声。我带着小凳子（真奇怪，那时上学还要自带凳子），堂姐拉着我的手，排在队伍中间，怯生生地望着队伍前的老师。那个女教师与我母亲的年龄相仿，但她的长发和服饰比我母亲新潮，她说话的声音温柔甜美，那个瞬间我突然想要一个当老师的母亲。我为自己的念头感到羞耻，觉得那是对母亲的一种背叛。

入学第一天是亢奋而慌张的。老师根据身高分班，四堂姐带着她的小板凳跟一位短发老师走向大班。瘦小的我站在苦楝树下撕心裂肺哭喊，孤独的慌乱铺天盖地罩住我。没人留意我的存在。琅琅的读书声在四周一遍一遍响起来，我忘记了哭喊，第一次感受到了教育的优美秩序和韵律。

据说小镇以前是以这古寺的名字命名，好像叫寺庄镇，岁月更迭，古寺改做了学堂，物尽所用。学堂大门朝向大路，从锈迹斑斑的校门望向大路对面，就是中小学合并在一起的人气鼎沸的

学校本部。分部只有幼稚园和一二年级的学生在，于是我盼望着长大，盼望着融入对面那座大学校。只有学校开大会的时候，我才觉得分部的好，分部里有一个大礼堂，走上台阶，是一个宽大的舞台。没有大型活动的时候，体育老师也会带我们登上舞台进行向左向右的训练。没有老师的课间，我们会在舞台上发射自己折的纸飞机，看谁的飞机飞得更远。

启蒙老师很漂亮，姓什么忘了。我在心里一直叫她大漂亮老师，二十多岁的样子，气质洁净而典雅。当她站在初入学堂的孩子面前时，他们或许会以她为参照，一个女教师就应该有这种明亮的眼神和善良的微笑，应该有一种温柔而不失动听的女中音，她的手轻轻抚摸过孩子们的头，仿佛把智慧之光投射到每个人心中。我们一遍一遍跟她写1,1,1,写了一天又一天，阿拉伯数字1到10要整整写一个学期，我们不觉得枯燥，反而乐此不疲。大漂亮老师画什么像什么，可不像憨大姐画什么都走样。能和大漂亮老师一起待着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。

我很快适应了幼儿园的生活，跟着大漂亮老师跳“咯滴咯滴咯滴，我们爱你”。跳完后老师会倒出积木让我们自由玩儿，她自己则拿出剪刀和纸，一刀一刀剪出一个个漂亮的大红花。我期待星期五下午快快到来，老师会把大红花别在我们的胸前，奖励我们一个喷香

的小蛋糕并叮嘱一定要带回家分享。我忍住快要出口的涎水，沿着河边的石板路，一路飞奔回家，递上蛋糕和大红花向母亲邀功。母亲将大红花贴在墙上，和父亲的“一百零八将”年画列在一起。然后将蛋糕一分为二给我们兄弟分食。

我上三年级的时候，教室移到了总部。总部有一座白墙黑瓦的三层小楼，木质楼板，踩上去咯吱作响，是年轻老师的宿舍。很多孩子喜欢把小楼的栏杆当滑梯，从上而下哧溜滑下，栏杆被孩子们磨得光滑顺滑，似裹上岁月的包浆。我也经常到那里玩，有一次玩到暮色四合，学校空无一人。我惊慌得哇哇大哭，大漂亮老师端着粉笔盒路过，她掏出手帕擦干我的眼泪，轻轻说，天暗了，快走归，吃饭啦！

微风拂过，我闻到苦楝树的清香，好像是老师身上散发出来的。

后来，大漂亮老师离开了校园，去了老街供销社站柜台。每当我路过老街，总是忍不住探头张望，期待遇见散发着苦楝树清香的老师。

孩童的记忆是否总染上一圈虚假的美好光环？回溯过往，当时物质贫乏，用的铅笔和本子都是学校垃圾堆上捡来的，连书包也是母亲用废弃的布料缝制的，初入学堂的时光或许并非那么温暖美好，但我依稀会记起大漂亮老师的话，天暗了，快走归，吃饭啦！

天暗了，快走归，吃饭啦！



配图：余盛强

邂逅国风

■清流

国风是什么？有人说，国风是屋檐底下那一排排高高悬挂的红灯笼。也有人说，国风是美女身上那一件雍容华贵、风格优雅的中式旗袍。还有人说，国风就是笙箫笛箏等民族乐器大合奏。前些天，瑞安文化驿站一台国风音乐会，刷新了我对国风的印象和认知。

这场国风音乐会取名“国风很国”，很有意思。它是一场小型的音乐会，整个会场仅能容纳50余人。我原本以为国风音乐会不会有很多人，但令人惊讶的是，观众人数超出我的想象。那天晚上演出现场人头攒动，座无虚席。不仅过道两旁加满了座位，连后排墙壁前都站着满满一排人，俨然是某个流行音乐会的现场，让一向认为国风很小众的我大跌眼镜。

音乐会现场设计很国风。刚进门，迎面是一个小小的古戏台。戏台古朴雅致，韵味十足，恍惚间似有演员在戏台上轻舞水袖，演绎着哀婉缠绵的南戏高腔。两侧玻璃柜摆放着传统越剧的服装头饰，桌面上铺垫着各种字体的书法桌布。桌子中间放置着一把打开的扇子，扇面上的书法如行云流水，又似山间云烟。音乐会的节目单也设计得非常富有创意，一根细细的麻绳捆束着一管细长的纸质卷轴，铺展开来就像是一幅中国山水画，画中央就是国风音乐会的节目单。会场墙壁的幕布上放映着水墨动画视频，让人不由地沉浸在浓浓的国风氛围当中。

音乐会的主角是一位叫陈成的年轻歌手，曾荣获好声音清赛区榜首。他穿着长衣的宽袖汉服，宛如古代的文人雅士款款从

后台走来，姿态优雅，洒脱旷达。一首节奏舒缓的《声声慢》被他唱得妖娆婉转，如同一条活泼的鱼儿在湖面跳跃，又如鱼儿悠闲地在水波里嬉戏。在身后中国水墨动画的映衬下，一切都显得那么灵动。《卷珠帘》则别有一番风味。在古筝名家的倾情伴奏下，旋律行云流水般从指间倾泻出来，与悠远绵长的歌声交织在一起，有极致美味在舌尖炸裂的酥麻，又如酒后微醺物我两忘的浑然，各种思绪和情感被杂糅成了一幅相思别愁的优美画卷。我最喜欢的是那曲《游山恋》，陈成换了一套汉服从侧门步入音乐会现场，在人群中缓缓而行，边走边唱。只见他微微地眯起眼睛，昂着头，脸上的线条绷紧，显得格外清峻高雅。身上的汉服衣袂飘逸，却又有种凛然风骨。他的歌声转换自如，婉转舒展，如烟云出岫，又似水袖舒展，像一簇簇的次第花开，又如烟火在夜空悄然绽放，感觉被一层层的思绪丝茧般包裹，又如伴着丰盈的岁月缓缓而行。当最后一个音符轻盈落下时，如同从远古传来一声黯然叹息，唯余歌者无言对空长惘寥廓。

国风是中国乃至全人类的一笔宝贵财富。它以厚重的文化为底蕴，传承着悠久岁月的漫长记忆，沉淀着深邃和感性的美。正如复旦大学教授王德峰所言，如果没有中国基因和文化积累，你就没法理解和欣赏她的美。中国的音乐、中国的国画、中国的诗词、中国的书法等等，都需要在慢时光里细心揣摩和体会。她可以凄婉感伤，也可以豪迈铿锵，能在缠绵中书写极致浪漫，也会在温柔中氤氲缱绻，有着一种无法复制超越的美丽和魅力。

向阳花开

■叶蓓蕾

向日葵的花语：光辉，勇敢，忠诚，坚持。个人花卉榜单中，向日葵自有她的一席之地，喜欢她明丽的色彩和蓬勃昂扬的姿态。

初识向日葵，是在读书时代的美术课本里，梵高的《向日葵》，被后世供奉于艺术圣坛之上。那一片厚重的画面，热烈的艳丽，扑啦啦地跌入眼帘，窜进你的心房，然后在里面横冲直撞。目光好不容易从里头转悠出来，心依然声震如擂鼓。

儿时家乡田埂地头，鲜见向日葵的身影。那场与她的美丽邂逅，是在云南的丽江。阳光倾泻，一片广袤的农田，喷着热烈的气息，像一支等待指令的大军，即将奔赴前线的英勇战士，又仿佛迎接阅兵的英姿飒爽的士官方阵。猎猎旌旗，斗志昂扬。坚韧的枝干，绿伞式的阔叶，脸庞大的花朵似太阳，她们似乎聚集阳光的能量，以纤细的身躯，支撑起硕大的花冠，向着阳光，倔强成长。“更无柳絮因风起，唯有葵花向日倾”，司马光的诗句极为应景，没有了随风吹飞舞的柳絮，只有自始至终向着明媚阳光绽放的葵花，那是阳光普照的地方，是她前进的方向，亦是她永不停歇的追求。

在那片金色的花海中，是女儿的声声呼唤，将我从前一幕震撼的画面中抽离出来。随行的她正躲在花丛中捧着硕大的花朵，巧笑倩兮。孩子天真的笑脸，向日葵明黄的色彩，让人欣慰，予人希望。骑行白沙古镇时，亮汪汪的天突然暗下来了，驼峰似的云朵坍塌了，天际乌云翻滚，树枝使命地摇晃，暴雨倾盆而下，雨花四溅，将我们淋个湿透。幸运的我们被一位好心的大姐收留，那藏身于瓦罐里的葵花籽，抓一大把置于我们的掌心，一颗颗散发着诱人的喷香，带着

太阳的温度，剥开了放进嘴里，齿颊留香。萍水相逢的情义质朴如玉，光亮如星。相机的镜头恰时留住了眼前的画面，那抹动人也定格在了岁月风烟的深处。

钟情向日葵，喜欢寻其芳踪，在曹村田园综合体，在永嘉枫林兜转，那一棵棵向日葵，昂扬在乡间村野，伫立在黄褐山坡，在温和的云朵下染成一片耀眼的色彩。阳光在叶间、花朵上、空气里流动着、跳跃着。硕大的叶片青葱苍郁，托着笑脸似的花朵，风来时一片灿烂的花海，浩瀚的画面带给人的何止是颤栗，整个世界因此灿烂而壮丽。

友人贞，是一个如同向日葵的女子。人如其书，《微笑向暖》，读她的文字，如沐浴春风，清风徐来。与她相识多年，知她喜着旗袍，全身上下都流露出一种安静的气质，有着江南水乡恬静的韵致。热爱生活，乐于行走，努力工作的她，秉承简单的生活理念，沉稳低调，生性淡泊。微信朋友圈里的点滴记录，无不予人一种温暖持久的力量，她平静的心田里开出一片美丽的向日葵。

身边也有一群“向日葵”，历经时间的雕琢，她们见过生活的凌厉，依旧怀抱勇气，内心向暖。她们将满腔的热爱给了生活，兴致盎然地活跃于自然中，镜头前物人合一，浅笑盈盈，倩影翩翩；她们又热气腾腾于尘世烟火里，奋进努力是生活的宣言。“向日葵们”鲜活的人生，既安于厨房，也乐在山川湖海；既在日常的琐碎里自在欢喜，也能在水泥森林中尽情绽放。她们向阳，逐光，踏实，勤勉，活出了向日葵的姿态，演绎着人生芳华，生命因此充沛饱满充盈。

向日葵，听说也叫望日莲，仰望太阳，追随太阳，不忘初心，终其一生。女人如花，向阳而开，明媚，敞亮，坚贞，昂扬。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

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



瑞安市委 宣传部
瑞安市融媒体中心 宣
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